

穀山筆塵卷之十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者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吹

男于緯輯梓

謹禮

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

三祖仁宣時猶與侍臣坐論

英廟冲年卽位相棲頗稀以後中貴日侈

日隔卽密勿大臣無坐對之禮矣

賈曰

今上禮御儒臣優於前世講筵接以揖讓稱以先生皆殊禮也

行在講幄歲時從相君以下

與賜服食每有宣賜相君第具一公疏上謝遣閣校領至私第竟不詣廷一拜卽次日進講亦不一叩首竊甚以爲嫌古人君臣之禮極嚴卽萬石君傳所載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謹如此今平交執友有所問遺

言心何以安業從衆人之後不敢有異惟

御賜頒及無問服食時鮮卽一魚一蔬皆頓首

拜受焚香獻之祖考乃敢嘗耳又目覩江陵一

事如班賜誥命百官朝服唱名給散而內閣不出止遣典籍代領夫錫命之典古之所謂虎拜

稽首者內閣到橋南不數武而安坐閣中使從史代受甚非事君之禮也

凡臣子對君稱謂有體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凡人言歿則曰見某於地下人主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

上在西城召太醫令徐偉入診龍脉進殿蒲伏

膝行見

上踞坐小牀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壓衣奏曰

皇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

上遽以手摳衣出腕而胗偉但一時語耳出至

直廬手札賜內閣曰偉適胗脉稱衣在地上是

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

云賞賚甚厚偉

見札惶懼失色自謂若有神佑設使誤稱地下

罪萬歿矣蓋

世廟嚴而多忌誤有所犯罪至不宥偉偶中

上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耳此與泌天上之

稱亦偶合也

萬曆丁亥有言者請復午朝疏入報聞未有
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時將至巳刻忽傳午朝
追班百官且驚且喜踉蹌奔趨行至東長安門
已聞鼓聲則益張皇疾奔惟恐後至予且行且
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禮官姑徐行以俟
不可爭先而進以駭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
沈公以爲然及至賞房各部諸公皆已先至而
駕竟未出也入內探之茫無影響乃鐘鼓司內
使誤聞傳說直上鳴鼓而會極門內使因卽掃
除御座以待臨幸總之皆誤也此亦訛言之妖
矣大臣當此類事不宜輕遂

予在南宮一日早朝後至點查列名當事中貴
遣閣校來言欲隱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馳
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爲大臣豈敢以欺
自處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受反
於申貴不便其人慙息而止蓋失朝之罪不過

奪俸何忍以是欺

上且中貴以此市交他日請託橫至何以應之
正宜謝絕爲當耳

近日大臣多因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辭
之禮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啓行帷車而出
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違違自謂得請
故作出樊之態此皆内含悻憤外示狷潔旣非
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陳
請蒙恩予告勅使再臨予方以爲榮寵而諸公
狃於故習謂予必朝發夕行不宥信宿予笑曰
何爲乃僉人臣位至上卿得請而去

主上恩禮罔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爲
畫圖擢諸簡冊有何不榮而故爲悻悻之迹吾
必不然翌日具疏陳謝又三日具疏辭疏中有
數語云江湖迹遠雖稍隔於瞻依臣子情深實
無分於去就舉頭見日終身戴天擊壤可以咏

以可謂得
國之體大
自應尔

太平呼嵩可以祝聖壽未綴數聯勸寒以寒
上講學勤政早正本云又數日出都城以
日高登車送客滿路皆與揖別惟請告之禮不
設酒耳是日諸公以予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
遣吏持刺候於郊門及至日高未出乃始趨至
城外相候一別予謂去就之禮自覺不差惟葛
端肅公去時頗同此意他公皆不爾也

建言

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
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
互相彈劾率以險詖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
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
况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而
承平之世習爲故典不知其出於此也亦法
門籍之名起於唐其制記官爵姓名亦法

非遷解不除卽今制也第彼時有門籍者皆得
出入殿廷直至御前如其無門籍者若有急奏
許門司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故貞觀以來羣臣
士庶皆得進言李林甫擅權羣臣奏事有不諂
宰相者則托以他事陰中之然猶未敢明禁百
司之奏事也元載爲相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
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後奏聞則明爲杜塞言路
權謀載之拒諫擅主又甚於林甫矣嘗虛心論
之諫官御史有所論列先白宰相非體也六曹
郎吏有所建白不關長官亦非體也何也臺諫
職在言責于天下事無所不當論如先白宰相
則言責杜矣故不可也郎吏職在官守其以守
之官卽長官之職也有所建白當先咨之長官
長官不能行然後聞之於上可也如必越職自
言而不使長官與聞則官守亦紊矣故不可也
臺諫不白宰相謂之盡職郎吏不白長官謂之

職相似而實不同但以元載之奸意在塞諫
非爲官守言責計也

宋孝宗時因補闕薛叔似論劾時相謂曰卿等
以補闕拾遺爲名顯主規正君上不在糾劾今
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蓋拾遺補
闕兩省僚屬官爲侍從與臺諫不同故孝宗以
此諭之

本朝六科給事中沿門下舊僚主於封駁各道
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爲事
亦非設官之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
成績此法甚善若使銓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內
建白以爲上下而不必以曖昧之過飛揚之辭
爲定官之殿最卽有分處亦將無辭矣

唐史一事甚類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見諸司
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悉皆聞奏至於修

水竇伐枯木皆取斷宸衷

云

蓋上要亦煩

上煩下亂若米鹽瑣細一一上聞則所遺者反大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縮一則大臣權輕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彌文無益於國也

明刑

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贓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

其流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卽至千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爲人求官於宰相呂諲事覺宦官杖笞譴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獲縱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笞亦未有連坐宰相者蓋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唐代宗時優崇宦官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空還者出使

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財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
德宗數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鎮之賂杖而流之
自是皆莫敢受可見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
近時此風猶甚閣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厚
有贈遺卽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在今視爲固
然不以爲異其實中涓奉旨臨問大臣卽少有
勞遺亦不爲過惟不當苦索耳至於宣索州縣
毒流吏民則蠹政之尤者矣至勳臣持節冊封
親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爲副使杯盤花幣亦
皆不受相懸如此彼誠何心獨不知愧此皆所
當懲革者也

元載爲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
非結英倩無由自達元和初有堂後主書滑渾
久在中書與權璫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內中異
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罪發賜死籍其家財可
數千萬此輩近亦有之中書省吏謂之主書堂

後主書尤其親密卽宋之堂後官也此輩外快
宰相以要士夫肉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
則血脉不通政多齟齬此其數千萬宜會
咸通中路巖爲相頗通路遺左右用事言者請
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
與卓英倩滑渙同考之近事亦頗有之如權相
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
之費耶

竇叅爲相其族子名申者爲給事中招權受賂
叅每遷除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
喜鵲目之及叅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
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爲喜鵲者可以戒矣

德宗旣賤竇叅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
者盡沒其財賊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
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
恐以財傷義德宗不聽竟賜叅死而籍沒其家

唐法如此者多矣蓋籍沒之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爲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而無恙從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與此相類而在事之臣無引贊語以進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憲宗旣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財學士李絳裴垕請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嘆卽從其言此事可以後法蓋割剝六州之民以富其家故卽以其所有而寬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廣乃以二相籍沒累及闔省而所籍之財盡入內帑于主德民瘼均有損焉使當事諸公肯舉李錡故事爲

明主告未有不嘉嘆者也而坐視無策付之竊嘆惜哉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爲官婢所謂鬼籍白粲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役非沒入爲

官女也及唐時籍沒大臣以其妻女沒入掖庭
謂之填官有才色出衆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
無道之甚者

本朝絕無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給配功臣爲
奴僮正大仁厚之體自三代以來所僅見者不
可不知也

萬曆丙子五月魚臺隋府爲山西僉事以殘暴
罷官里居橫甚舊所從師某爲邑丞老年八十
餘歲府欲謀奪其產致之於獄其人遣子上書
訐府不法事

上時年十四覽疏震怒使中官問輔臣曰人之
爲惡至於如此且辱其業帥大不可容其逮下
更相公上札奏以爲府罪固不可恕第其怨家
之言恐未必實且告訐之門不可輕開事遂不
行府蓋蒲坂張相君門人也

是年十月山東撫臣秦昌邑令孫鳴鳳居官貪

鄙竊取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又權吏卒金
上覽其疏持示輔臣且笑且怒曰道權吏金與
盜何異江陵奏曰方今法紀粗張而貪風未止
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
須是官不要錢

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乃進士出身何
其無恥如此江陵復奏此人惟自恃進士出身
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

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奏
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若
貪賊壞法不守官常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
上曰善卽此二事見

上聰明天縱漢昭不及也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論劾臨江知府
錢若賡殺虬無辜至二百有奇
止夫怒雨所在逮治數罪不報有

有數趨閣臣令從重問擬江春勸者論以永成
注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閣命票極刑閣臣再
三執奏

上不可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賡所犯不
至此卽處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
望體生物之仁

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許多人命都是秋後
否彼柰何不體生陽發育之仁心閣臣無以對
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

上不得已從之令監候處決時以

主上恩威並用人心悚服蓋

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絕酷烈此
本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開輕殺之端再亟執
奏其實若賡之罪死有餘辜不足惜也予嘗與
相紳論此事以爲勅之者與救之者皆非也何
也若賡性本殘刻嘗蕪陵東政以此求知又

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平日不
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勒又恐其
有內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撫拾如許以重其罪
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且再郡
三年殺人命如許爲撫按者所主何事而不
覺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爲
吏吏持柄以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
法司臺諫相率救之

上以爲何如且若賡有罪人也所爭法比輕重
之間而令

上有黨護之疑後卽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
矣此謂爲有罪者決網而爲無罪者設鉤也又
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

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罪不至死使爲天下
主者妄殺一人則羣然爭之是天不若如郡
事也此念一動後卽用重典繩下亦不

此止輕殺之端而備重法之原也故曰殺之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芥是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謀耶予爲此說非刻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閣學之邑子而新都許閣學之門人也

唐開元中刺史楊濟坐贓當論死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宥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

玄宗有見武后之朝笞撻公卿有姪徒隸而撻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餘年宋嘗及朝士可謂有禮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賜杖大廷裸體係累不以爲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羨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爲辱者奉之所爲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賞帥下之所譽則以其賞爲榮而不然者則亦辱也止之所刺帥下之所毀則以其刺爲

而不然者則刑亦榮也夫使士之刑賞不
榮辱而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國是將
非矣有識之士可不爲寒心哉

王劇爲鳳閣舍人王勳爲荊州刺史王助爲
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
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助助出安引
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宜其
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橫罹楚毒至於
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世一二名家子
弟安交倂邪輕扞文罔幸遇

仁明之代免於重典使當霽政之朝嗟乎殆哉
以此言之子安之渤海未爲不幸也

大臣貴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趨避殊可
駭汗試舉一事南齊尚書令王晏推奉明帝謀
廢鬱林而事多專決爲上所忌乃輕淺無防意
望開府數呼相王自視曰當大貴與賓客語

屏人請間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
卿大臣當權位隆盛時與技藝星相等談及數
接昵客造膝密語皆所當忌者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籌邊

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闡以外將軍制
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
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於廟堂則分闡有所

其咎矣豈得爲勝筭哉然則廟堂之責何如
六轡在手四牡就駕有如代驥而馳終日不
一舍非御道也邊臣曰虜可和也廟堂曰喏不
更以戰撓之邊臣曰虜可伐也廟堂曰喏不
以和撓之戰而得有賞否則伐和而得有賞不
則罰廟堂之責在二字爾吾安知戰吾安知和
而爲彼解脫地耶故實謂者廟堂之六轡也

今世薦邊材多以

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揮桴提鼓臨敵決
賢一劍之任非將軍也古之大將親兵尚不一
劍爲能况今幕府分符之任蓋欲其運籌制勝
折衝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之乎士大夫偃蹇
仕途遲迴末路至以臂鞬決拾希於一割亦足
羞也

漢高帝曰爲天下安用腐儒此言誠過然天下
事爲迂措犬所壞者不少矣試舉一事

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
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乃下符罷
軍四萬使之還農田悅陽罷而陰聚之以激
士之怨於是合從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
不能制則經綸之舉激之也今有元勳世臣專
任萬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鈐制使之効死而
使一二白面書生日操惠文三尺摘其微細使
其跼踖俯仰救過不贍非便計也幸國家法制
素嚴伏不敢動此等統絢庸流亦無兵力可恃
萬一有不逞之材挾積憤之志結率夷酋以求
緩旦夕之死則昆明滇粵之間化爲方外一向
背間爾書生不知大體誤國家大事往往如此
令人短氣

萬曆甲戌東虜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獻台官已
爲都督當加一品勲階吏部擬上加柱國有
旨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蠻夷之長帥

稱公卿殊褻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爲何官
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名
壯必甚自喜而於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於
此迥然

萬曆甲申雲南擒岳鳳等九人以獻許以不
及入京師政府於射堂面鞫勞以花幣曰且有
爵賞明日午門受俘僇於西市予以爲此非體
也因憶唐高宗時西域思結那曼謀反蘇定方

討平之獻俘長安法司請行刑焉定方奏曰臣
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苟其生高宗從之蓋
中國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
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
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
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宜或用
權譎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然則非體也甲申
之舉其亦未聞定方之言者耶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赤據有揔工莽喇二川併
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
略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和
魏公主戰廟堂主鄭臺諫主魏乃下九卿集議
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爲名
以塞臺諫之口予不知也因竊問諸公今日之
事何所可議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虜若
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

則已處千古斷案何所疑而議也僕以文

與之臣不閑軍旅誠無以佐諸公之後惟是禮

官所司在正名義今將章奏文移中議更數字

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况此等小夷鞭笞可

使如許其納款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如須用

兵追討請無曰戰以勦字代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况招降犬羊就我秦

安得以和字爲言二字失體請速更之請公

說而笑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其後
今之役至有陰爲和親之計以誤朝廷者豈但
稱名之謬而已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
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又聽一妄男子上
言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以
爲奇策識者聞之無不駭笑播酋不奉漢法阻
兵拒命朝廷遣使卽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

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
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酋之方至於暹羅小國
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搗其國
都是以蠛蠓入鼎也匪獨如此縱使播酋恭順
暹羅勝強勢亦不能何也由蜀至遼一經兩海
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
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佩虎符
而往將安問津况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

如痴謀國若斯不敗何爲國家福德天實默佑
非人力也方議調兵時有一當路過東駐車相
訪語次嘆曰暹羅可調否恐其兵入中國多所
蹂踐柰何予笑應曰暹羅知在何方取得來再
慮未遲此公亦未披輿圖不知暹羅所在也因
憶唐元稹爲宰相會戎德王反凌反圍牛元翼
於深州官軍不能解乃用計遣客間說賊
黨使出元翼又賂吏兵令其爲山告身二十通
令以便宜給賜事聞稹遂罷相此政與遺程鵬
舉覓兵暹羅事類

國家制禦四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職在禮官
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鳥司春玄鳥司夏
各有職掌不可紊也累朝相沿者爲成法如西
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
封貢題請則皆屬之禮部舊牘具在可考
萬曆甲午以後遼左劔師司馬石公欲以

咎倭救失補敗且欲身任其事以自爲功不
想職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禮部一二正卿苟欲
避謫辭難爲自免之計亦不言職掌在本部也
乃使兵部題請成封貢之議及事敗勢頽兵臣
伏罪而禮臣無恙焉自爲善矣其如職掌之不
何夫兵臣不知職之在人而任之於已禮臣明
知職之在已而委之於人皆所謂溺其職者也
公卿臺諫亦無一人詳考舊牘而知其責之所
在者使兵臣誤而懼於法禮臣誤而免於罪迷
於七聖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談虛構不親世
事其流弊至於如此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諫
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汎論事
理至於日本沿革絕不考究有謂祖訓絕其封
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覽之爲之失笑日本
在洪武初年雖絕其實至永樂以後所以

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勅令若王
號六年一貢齋勅合而至人船貨物皆有定數
至是封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來耳奈何
二百年來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
長類如朝鮮可考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二
船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以洪荒初造未經
締構者尤可笑也四夷封略在禮部客司大司
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攻竟不知日本
爲何國關白爲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吟嚶以此
禦難何以爲國可爲仰屋竊嘆者矣

漢武帝唐高宗征討四夷發兵動至數十萬不
知糧餉軍裝若爲供需今方隅有警遣兵大將
將數千人往猶以樵蘇爲慮萬曆間倭夷之
東援朝鮮至徵天下兵不能四萬揮斥物產
以相懸若此

攻城之法有當急者有當緩者夫在兵

在彼爲窮寇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
城可破也激之則敗矣在我爲聲罪之師在彼
有不赦之辟急之則變從内生不戰而潰
則彼得爲謀其勢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
酋之變使總督大臣提兵急趨掩其未備數
之間可以授首而游卻無定逗撓不前師老財
殫賊勢日盛向非國家福力廟社之靈其不爲
唐之北庭宋之靈夏者能幾何哉

王都據定州外結契丹爲援明宗遣王晏球討
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乃陳師困城爲
持久之計而與平盧相應邀擊契丹盡殲其衆
都裴裒孤城四顧無與其下遂翻城以應而都
自焚矣近日寧夏之圍李如松董一元以精銳
擊虜兵以絕其援亦此類也

唐高宗時李謹行爲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
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懷中奉命

虜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爲燕國夫人亦健婦也
萬曆壬辰寧夏作亂叅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
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
不能下事聞賜誥封焉楊氏故大司空膚施縣
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於開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貢
請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歲齎練帛數十萬匹就
市戎馬以資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
富時以互市得馬爲監牧之資余其以互
市得馬爲邊軍之累何其相反如此無他故監
牧之政不修耳

唐時冊突厥默啜爲可汗以閻知微田歸道爲
使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揖不拜爲
陳禍福幾爲默啜所殺可見不辱君命士之上
節也隆慶辛未虜酋納款冊爲順義玉酋不知
正爲何官諛者給之云禮秩與代王等並受

拜及參政朱裳往詰其帳迫使下拜裳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邊將所共見者其後官雖不起然未嘗正其罪而廢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葉西域諸國并入吐蕃與唐爲敵其北爲回紇舉引弓之民盤據大漠乃匈奴突騎之舊也其西爲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騎施之地車蓋葱嶺西南際海萬有餘里亦大國也其西南爲天竺卽今烏思藏之地乃佛土也其東南爲

雲南卽六詔之地吐蕃馮陵上國殆無虛歲突騎一出直入三輔周之犬戎秦之義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議欲南服六詔北和回紇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中國之形中國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國則倒置矣漢通西域所以斷匈奴右臂唐通西域所以斷吐蕃右臂而後制勝有方也秦也漢也斷其臂而又續之其爲夷計不亦丑乎何

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貪使之由河西而南
又使築官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屬之張儀而
南合諸番是續虜之臂也

唐莊宗追契丹於易州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
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縮剪雖去無一枝
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下及也
胡人用兵初無紀律但其法難犯耳中國法紀
不明賞罰無章雖日講雲鳥之陳談龍虎之韜

猶畫餅也

金之破遼猶不敢輕舉伐宋也及遣使者往返
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
而南侵之志決矣中國表裏不可使外夷知之
彼以納貢爲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圖山川潛窺
虛實卽平時貢夷猶不可不備况當倭虜內訌
兵出境上而容其謀使入都使之偵探可謂丑
惡矣

南宋時元兵南下詔中外不許傳播邊事此
末世之政然於軍國機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
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
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
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者也幸而
君上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設有
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衆居然傳播是何
政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
人心誤事大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
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

韓侂胄出師數仞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
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然竟不免於
函首謀之不臧自貽伊戚宜矣侂胄專權納賄
家累鉅億二十萬固所能辦近有當事大臣非
遭強敵之勢而欲爲和敵之舉非有侂胄之資
而欲爲捐金之謀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胄

輸家財助軍以掩其敗而後人盜公帑賄虜以
文其欺是又侂冑之罪人矣平生氣節名世何
其堂堂而甘心爲此哀哉

穀山筆塵卷之十二

明東阿穀山子慎行者

門人福唐郭應龍

男子續校

形勢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闕漢晉以下江
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燹
多在江北江莊之民大半南徙如僑亮僑徐

州夫氏皆其舊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被
故名此皆天地之運流轉無端遞相盛衰非人
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羣生樂土然江北之
戶口不加少而土廣人稀地有遺利江南之生
聚不加多而地狹人衆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
裒益之乎漢時以關中空虛徙六國豪傑大姓
以實三輔西都賦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者
是也其時五陵豪侈甲於天下居重御輕之勢
於是在焉其後討平閩越盡移其民以實江淮
之間亦是此意天地之氣此盈彼虛極盛則退
有國家者調停於緩急輕重之宜以劑其多寡
盈虛之數亦裁成輔相之權也大抵南北多寡
如向所陳就其中間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
兩河山東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陝西最密者
山西以江南言之閩廣淮揚其適中者也而
稀者湖廣最密者江浙又南則巴蜀之民又

而滇楚之間太稀矣至若畿輔之間則更甚
府其最曠莽者根本重地不異窮邊所係非
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
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會稽
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遊其地無所容也東
東瀕海之地自勝國以來議開水田竟未能就
近時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議未見有緒而被
人遊食三輔往往挾策籍從京兆舉爲都人所
以其便召募會稽之民令其著籍近邑以墾
田墾畝爲限無田者不得著籍無籍者不得試
有司不得爲椽吏旣已著籍卽將原籍除名不
不許歸歸則原籍告訐適諸化外而令京兆舉
士增十餘人制額以待新籍不得濫額於京兆
原數無所減損則爭端宜可息也又新鎮新開
南兵未必盡解或使流入胡中爲患猶大不

發充三輔衛所項補清勾之缺而於外
給之卽願開墾水田者從其自占如此則京
之地可實水田之利可興遊食之徒可容仕進
之途可清外此則三晉之民願徙關中者聽
蜀之民願徙川東以往者聽江右之民願徙楚
者聽所至有山澤之利荒棄多年不在租稅正
數者俱許其開墾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誠使
趙秦楚地無遺利三晉江浙民不遊食則於

國家命脉不無小補矣雖然此其大槩也就中
遷徙又有難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右
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晉之徙秦則十不一二
也地利固不可失人情亦不可拂要當從其所
便顧其所安耳不然鑿空發難四方騷騷又
於料民履畝之役矣

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五代以來
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

五代以大名爲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
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
故魏州也

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爲
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其堰入淮謂之
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卽今土壩之所始也
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
楚州西北老鵝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
達於江矣江淮之通古蓋有之溝水不知所在
當是高寶湖耳

三國時遠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
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沱入派水謂之平
虜渠一自洶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
說文派水出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
海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
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

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
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卽漕
入運處也惟泉州渠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知
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
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隋煬帝開道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
於河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
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
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爲一矣煬帝又開永濟
渠因沁水南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
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
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爲一則
通濟之遺也滹沱御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
閘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爲其國
促數年之祚而爲後世開萬古之利可謂不仁
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

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城之墟耶
此未易與十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卽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
界中東合汶一之水會爲運河猶稱御河
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資
也大曆中吐蕃攻靈州奪三渠水口以敝屯田
則靈夏之資於灌溉久矣今寧夏富饒甲於西
邊水泉之利號爲小江南三渠之遺利尚有存
者以尚書御史名渠必以作者之人名之可與
光祿塞夫人城對耳

唐至建中貞元以來每歲江湖淮浙運米百一
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
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貯東渭橋
其法與今相似但以四十萬斛供長安之用其
何能給計當時關中租米猶足供億非如今日
畿輔空虛盡仰江南也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
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
通陳隸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爲五支渠
東過曹濟梁山灤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
運所由始也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侵汴曹濮鄆單五州
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
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
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瀾浸潰溢環梁山
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灤矣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滙
於梁山張嶧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
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卽今沂泗南流
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流
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米遂受濟
委俟南條北去海數百里闔而竭國家之力

能制而一之也

吳居厚宋之桑孔也當熙寧元豐間爲聚萊
運開萊無利國二監以鐵冶之法殘虐萬狀
不聊生至相聚遮擊欲投之冶鑪居厚遁而
免利國監者卽今之利國驛在徐滕之間有
鐵舊河引沂沭二水通於汶泗遺迹尚存近日
欲開沭河卽其地也

閩王審知奏事朱梁歲自海道登萊入貢及
者十有四五當時吳越淮南據有江左故不敢
取道兩浙及考其海道則自福州開洋過溫
明州北度大洋抵登萊上岸其險遠亦至矣方
今河運之議但從南浙下港北至直沽僅得大
半已不能行况由閩粵而發耶其後錢鏐入貢
亦由海道抵登萊出洋卽今所議海運道也
元至正六年盜扼李開務開河劫掠商船卽今
東昌南李開務也

元時海運穀米百萬會通河成歲運米五百萬
浮於近代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於黃堙等口卽今
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堙在單縣萬曆
丙申黃堙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
蓋卽元人所挑矣

光武戰王郎子於鉅野景丹以上谷漁陽突騎
大敗郎兵光武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
驍鬪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騎擊滅王郎立成天
業古人動稱幽并惡少其精如此漁陽卽今
師上谷卽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狀卽如
禁旅十萬皆漁陽突騎之餘何乃柔脆綿弱不
任刀鎧漁陽甲不可用至調南兵代守豈越之
君子反出突騎上耶

唐玄宗時中國強盛自長安西門西盡唐之
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

無如隴右所謂萬二千里蓋包西域屬國而隴右則今之臨鞏二府也蕭條千里曠無人烟視古之富庶殆如異域何地利相懸之甚耶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爲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亾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迂之處其間闔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已蜀爲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亾斯其効矣卽如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處坐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况與安之問耶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至陽穀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遣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

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
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渡河迂至西
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卽馳百
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卽
度所令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於東阿
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
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
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阿
去州百里而遙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宋始遷
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
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爲梁人所
敗東守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
攻迨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
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
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

上是爲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
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
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
之師一旦化爲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
皆如幻化亦足慨矣

青州界上有穆陵關在濟南百餘里湖廣麻城
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
地以青州爲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
是之近以麻城爲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
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於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闕
溝而戍之契丹無所伏兵糧道得通又於幽州
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
穡二城乃幽州之門戶也閭溝卽今良鄉爲陸
路之喉潞縣卽今通州爲水路之口古今地險
亦畧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關在平州之東其東臨海北有兔耳
覆舟山皆陡絕竝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
僅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控之卽今
山海關也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
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
順州之北乃古北口也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
之東卽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爲
華夷之限皆在今京師之脊背若負宸然可謂
天險矣金坡關卽紫荆關榆關卽山海關松亭
關不知所在

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
者何不可階而升卽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
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賦幣

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

卽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卽有丁之庸布帛之
卽有家之調合而爲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卽今之丁銀至
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綢絹等物輸之於官不
盡取錢也今別租銀差役皆納銀錢於官不准
本色民間以穀綿絹布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
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
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有上納
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
累官府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準也惜其
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耳

楊炎兩稅之法卽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
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
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爲兩稅是
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入
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

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
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
不以丁身爲本曾不籍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園倉直
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雖高而終
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什計筭緡宜
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

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
之爲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烝蕪不
闕此數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
卽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爲率而不計其費故
農困而商寬與陸公所陳大略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興復及他賦
皆以稅錢爲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編之法

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
萬斛爲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緡是五
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直百五十錢粟粟如
以爲至賤其錢亦輕矣緡卽今絹也以線結緡
而染旣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爲元色餘則入
染色謂之綵結今民間亦多爲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糶之
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
不時湧騰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以四五十
十萬以濟飢民與改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
爲也

元平江南政令疎濶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
他無徵發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
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夕也
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賦獲廝養不盈數人產至
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鈔民情差煩政

非一道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爲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
耶律楚材以爲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
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十年之賦隨卽逃散矣
蓋有戶有口三代以來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
以丁爲戶惟蒙古西域之俗爲然而近日條編
之法不分戶則止以見丁制役是亦以丁爲戶
之法矣然而行之甚便上下相安者何也古今
之宜有不同而時變所趣豈可以舊識膠固
耶

韋處厚議鹽漙云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
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論也寧獨鹽法然
百事可推矣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清檢責所
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爲
糶愈所駁而止卽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

其擾直爲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梁武帝時以民間私錢不能禁乃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或有土中掘出一二乃梁錢也

漢幣用黃金雜以泉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間天下鑄錢九十九鑪歲入百萬至元和長慶間鑄鐵十餘鑪入方十五萬盈虧之較可觀矣其

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牙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爲幣雲南用海巴卽古之貝也

唐錢有開元錢卽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行謂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終

有三十爐乾元重輪皆絳州所鑄
楮幣之制起於漢之皮幣而無所交質成於宋
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
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
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頒之四方與
錢並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
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
曰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大寶一文
准銀一分

南宋事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
生辰正旦每賀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
千疋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
百段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
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五十八萬餘

兩甘肅三十八萬餘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六萬有奇俱河南山東北直山陝並本鎮屯田糧艸解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并開派兩淮兩浙山東長蘆引鹽宣大三十九萬餘兩遼東二十萬兩甘延十六萬兩寧夏十六萬兩六邊共計九十一萬此其大略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二

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卽如諱世之字曰代諱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爲各邦字國

恒字常是以諱爲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
如此

六朝最重私諱卽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
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或父諱戲之智淵正
色不肖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
伏地流涕竟不肖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
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未
爲大夫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待
臣之禮宜其辱也

嘗見褚河南貞觀中一帖內有世民二字皆不
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
者毋避及高宗卽位乃諱二字蓋禮卒哭乃諱
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
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
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漢文短表權制三十六日至唐猶遵之惟文

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
三日釋服宰相常袞以爲古者卿大夫從君而
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中
書舍人崔祐甫以爲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
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袞議
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袞議是也二十七日
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
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袞之排祐甫
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
武王皆以爲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
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爲九廟蓋
九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全
於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圓覆以清陽正其清
色也玉葉亦瓦之類今太享殿及圓丘廟宇

皆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
爲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
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
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
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
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產於其
又鑄銅
爲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
忽置一方卽秦皇鑄金人十二遺意也

唐高宗作蓬萊宮正殿爲含元殿含元之後爲
宣政殿宣政之北曰紫宸殿則內朝聽政所也
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坡隴殿傍有坡謂之金鑾坡
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爲鑾坡本此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國初朝賀夫禮有指揮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訖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廷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其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要職也朱溫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玄暉爲宣徽南院兼樞密院使王殷爲宣徽北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官人參隨視朝起於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六典曰官嬪掌朝會贊襄之事引客立於殿廷唐詩所稱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內夫人至中學士院傳宣聖諭及朱溫將謀禪代而始罷宮人傳宣及隨朝之儀自此至宋元未不聞御朝對百官以官女待矣

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韋典獻以
女助執邊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
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今
所掌饒歌鼓吹曲有龜茲疎勒高昌天竺諸部
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
山車陸船馬犀象及官人所舞奏霓裳羽衣之
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卽漢武角觝魚龍之
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勅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
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請罷散樂甚爲知體乃
今 大殿宴會以百戲承應乃胡元舊習與箏
韶之響相去遠矣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
帝旣弒諸王就祕書省見湘東王是時事起
卒王失履跪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儉仁

主衣以白帽戴之卽黃袍加身意也王被則
蒼梧玉手取白紗帽加蕭道成首當時白紗
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官則白紗
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卽位改服紗帽黃袍紗帽者烏紗帽也
江南人主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紗耳古人
庶人服黃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時惟人
主黃袍百官不敢服矣

魏晉以來王公卿士皆以幅巾爲雅用全幅巾
向後襍髮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襍頭至宇文氏
乃裁幅巾爲四角北朝服制多仍胡服至後周
用古周禮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而襍頭之制
昉矣

幘頭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巾出四角唐人以
其脚向上宋人始爲放脚今之幘頭蓋放脚
稍屈其端使之向上兼唐宋之制者也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者
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
以皂士卒以黃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爲品至唐
稍潤色之以爲采章矣

隋煬帝定輿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
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螺屬生
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此也
三都賦流离珂戍卽是

唐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二品以上服紫金
玉帶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並金帶六品服
深綠七品服淺綠皆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
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錢帶其工商雜戶不聽
服黃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
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
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卽得其真矣
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所服尚沿隋制

物不似銅不知何物一云石也當俟詳考

士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爲縣官東漢稱天子爲國家
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
家勝國卽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
西漢私語亦稱陛下遼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爲魏王臣下
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爲定制

北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
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爲尼臣爲
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卽
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時官中呼嫡母爲家
乳母爲姊姊呼婦爲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
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
及紀攻江陵爲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

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某官始見於此
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曰主君亦多曰官
晉唐以來嫂謂叔爲小郎宣宗責萬壽公詰曰
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爲使家諸州爲州家北司諸
軍爲軍家今稱軍士爲軍家本此

唐末宮中稱天子爲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爲劉
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
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
延朱温入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
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
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
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卽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
稱始此唐初稱天家

唐人最重行輩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上至官
禁中稱玄宗爲三郎如某人稱張員宗爲六

馬燧遣使請和稱朱滔爲六郎朱滔遣使故曰
悅稱爲八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
君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爲丈人曰稱其母爲
丈母今以岳父母爲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婿
婿父曰姻二父相呼曰親家自五代已然以
娣娣妯娌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娣年少曰娣
今俗呼兄妻曰娣弟妻曰娣者誤蓋通鑑註以
身年之長少爲次不以夫之長少爲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鼂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人
口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
過平陽其父謂之自稱老臣是也

五代時稱州將爲使長如李存矩爲新州防禦
驕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
郎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內家有稱使長者取
不同其名一也

唐時稱給舍者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爲給舍中書舍人爲中舍則給舍而爲一官矣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爲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自嘉隆以來士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如稱六卿爲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臺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然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爲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爲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

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

今翰林相傳以北門爲美稱及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其撰列女傳臣軌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使審決奏疏而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以其不經南衙北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內相私人之號至今以爲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惜也

金之官長皆稱勳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岳牧郡縣皆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閣赤必閣赤字音疑卽今之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爲丞相之稱

西北諸虜稱中國爲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爲唐人然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思其易世也漢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爲秦人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雜解

太史公曰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闕積曰曰
闕顏師古曰闕積功也闕經歷也

稻米爲上尊稷米爲中尊粟米爲下尊

孛思二字解者甚多顏師古以爲連闕曲闕以
覆重刻垣墉處其形孛思然崔豹古今註曰孛
思屏也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孛思也蘇鶚演
義以爲孛者浮也思者思也蓋織絲之文輕疎
虛薄之貌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今以字義考之
蘇說爲是若以爲曲閣及屏則字義不相似今
宮殿上逵逵有銅絲網疑卽孛思也

碌々錄々鹿々陸々四字通用

飲滿舉白解者以爲舉白見驗飲酒盡否又曰
白者罰爵之名魏文侯與大夫飲酒謂舉白者
君者也

酒杯醉而涕謂之酒悲

鼓吹軍樂也漢代有黃門鼓吹至今有饒歌十
八曲魏有騎吹當時宴享從行皆用之今殿廷
惟有雅樂車駕出乃用鼓吹而民間反得用之
至閭里婚喪無不以鼓吹將之者更相沿不

何也

刁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鐃器可炊爨謂言擊卽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緡錢二十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陌卽百字唐以八十錢爲陌宋以百錢爲陌

李嶠諫鑄大像疏云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放施人與一千可濟得一十七萬餘戶卽此可見一緡是一千也

呂覽曰樂正夔一足矣漢書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倒一字卽明乃韓非諸書紛紛一足之樂何其固也

當百軍吏名也伍百武校名也

樂記擾雜子女鄭注曰擾當爲優孔穎達曰擾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女婦人無別也倡優之優字當作擾字

天祿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兩物一角者
天鹿兩角者爲辟邪又總謂之桃穰
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傀儡杜佑曰窟儡子亦曰傀磊子本喪樂也漢
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
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
末出之幃帳上則正謂之窟儡子矣

手謂盤條面謂額

旁午一從一橫爲旁午也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卽今文引也

梵夾貝葉經也以版夾之謂之梵夾

溪泉漲流謂之水不潤下陰盛之象也井無水

曰智

熊白熊脂也熊山居冬蟄當心有脂甚美

雞臠雞羹也味極佳

柝斫木札也胡床卽今交椅也

禾不因種而生曰稭侯景作亂貴家大族皆自
出禾稭今稭生是也

胡人軍中好吹脣相呼侯景卽位其黨數萬皆
吹脣鼓譟上殿今人逞逞以脣作聲謂之胡吹
卽吹脣之聲也

脣篳篥管也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出於胡中唐
時編入鹵簿名爲笳管卽胡笳也

李白詩云脫君帽爲君笑初不知其何解及開
北史魏主欲誅爾朱榮榮女爲后懷娠乃聲言
皇子生遣城陽王徽馳騎告榮榮方與元天穆
博徽脫榮帽歡舞盤旋以是知脫帽歡舞本夷
俗也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
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糯和
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卽今

之內黍也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餠餽餽餽九餅也卽今之元宵子耳

唐明皇出奔蜀日中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解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卽今之燒餅也

爾雅釋木曰檟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爲茶晚采爲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于書想所謂檟者卽是矣

溥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二百斤六朝皆此人猶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利亦夥矣宋元以來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爲末如今香餅之製乃以入貢非如今之食茶止烹而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

本朝以茶易蕃馬制其死命蕃人以茶爲藥故百病皆瘥不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六博之法不善可曉楚辭現菽象碁有六博
宏博經云珮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
六博行十二碁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骰謂之瓊
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
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
之五塞云詳六碁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
之非今之碁子也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片散蓋卽今之骰
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碁相
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其形四隕而中高
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肉時一書生又能低
頭以所冠葛巾撒碁其藝蓋始於漢武帝好戲
踰言事者以爲勞體乃作彈碁奏之以此觀之
彈碁與對奕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唐制布帛六丈爲端四丈爲疋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餠餠餠餠九餅也卽今之元宵子耳

唐明皇出奔蜀日中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解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卽今之燒餅也

爾雅釋木曰檟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爲茶晚采爲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于書想所謂檟者卽是矣

溧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六朝皆北人猶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利亦夥矣宋元以來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爲末如今香餅之製乃以入貢非如今之食茶止食而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

本朝以茶易番馬制其死命番人以茶爲藥或百病皆瘥不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六博之法不善可曉楚辭琬琰象碁有六博
宏博經云琬琰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
六博行十二碁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骰謂之瓊
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
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
之五塞云詳六碁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
之非今之碁子也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片散蓋卽今之骰
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碁相
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其形四隕而中高
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肉時一書生又能低
頭以所冠葛巾撒碁其藝蓋始於漢武帝好戲
踰言事者以爲勞體乃作彈碁奏之以此觀之
彈碁與對奕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唐制布帛六丈爲端四丈爲疋

宋蒼梧王畫蕭道成之腹自引滿射之左右請以髀箭一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髀箭一名髀箭卽今之髀頭也

楚王希範地衣用肉簞者剖竹爲細篾織之卽今之蘄簞也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驟馬特馬也俗謂之扇馬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于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唐史王凝及第袂衣見崔彥昭袂衣便服也今俗語猶然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註另古瓦翻卽副字也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食堇塊堇塊粘土

雜考

夏之姓妣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妣音似字不相蒙

漢成帝時詔求殷後分爲十餘姓而不得其嫡梅福匡衡議以爲宜封孔子垂爲殷後廼封孔子爲殷紹嘉侯地百里是聖裔封爵之始也夫孔子之聖乃以殷後得封兩楹之奠固曰我殷人也豈其乖耶

春秋長狄僑如身柶九畝斷其首而載脅見於軾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九畝爲九百步恐無此理借使長九百步其肯豈但專車者亦不止見於軾矣漢志后稷始畊田以二爲耦廣尺深尺曰畊漢志一畝三畊則是一畝長百步廣三畊也身橫九畝則從其衝而畧之當爲二百步畊長可二丈七尺故曰橫也

左傳載其手謂舉手如戟形也罵人狀如也

漢法有天地災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
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
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
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雖欲如後垂大臣謂
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大過本於機
祥之說所謂移之相者也三代法當不如是
楮書不始於蔡倫倫第以魚網木皮爲紙別創
一法耳自前漢有赫蹏書

漢有三季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項上
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遇者得之投澗中卽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
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葬墳如有光焰往掘
灰人有白毛遍體卽是旱魃椎之輒雨以此成
俗宮不能禁也江南不聞此事豈旱魃之虛
行於北方耶

東漢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儁夷人舉種內附
家語云儁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史不著其長短
當非其真耳

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謀字通魯穆秦穆之謚皆
以繆爲穆何曾賈充之謚又以繆爲謬豈因其
人而移易耶此當詳考

昇仙太子卽周太子晉也武后加號昇仙爲撰
文立碑詞翰並美今其石尚在爲古名帖亦奇
跡也

世傳呂岳者渭之孫也按史渭河中人於貞元
十六年爲河南觀察使其子溫爲左拾遺入王
叔文之黨

漢時嶺南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晝夜傳送至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奏狀乃
勅大官毋得受獻交趾諸郡去洛陽長安萬里
不知二物何由生致唐明皇時從巴蜀時過

安猶以爲難交趾道里何啻五六倍此不可
也

陝西近西域處有一種小蒲桃號瓊瓊蒲桃中
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以爲必有正音呼
者傳訛直作瓊瓊及觀西京羽獵賦漢離宮有
娑馭殿娑馭與瓊瓊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
蒲桃種之離宮別院有娑馭之名至今相沿遂
傳爲瓊瓊耳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
舞輪伎長躑伎跳鈴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
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即
翻金斗也翻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
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
想其形類爲名耳

唐時賓客宴集爲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衫
爲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爲中使賜金

舞奉仙以纏頭爲贈是也娼妓當遊舞者亦
纏頭賜故杜詩云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優人爲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叅軍以一人
髮肉敝衣如童僕狀謂之蒼鶻徐知訓與吳王
爲優自爲叅軍使王爲蒼鶻總肉敝衣執帽以
從其狎侮嫫媧無君臣之禮如此叅軍之法至
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
奏耳

五代朝貴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鷹
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
玉柱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
爲奇峰亦謂之招手令史弘肇不閑至與宰相
蘇逢吉相詬欲索劍追殊不可解

唐莊宗置酒錢庫令其子爲及爲張業起舞指
錢積曰和哥乞錢盡以錢一積與之錢積二字
始此

後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良暑令
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雁臣二字
出此

北朝于謹一代名臣于頔之先也頔在襄陽爲
子求尚主以結上歡學士李絳謂頔爲虜族不
足以辱帝女解者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怩于
氏從跖跋起於代北更爲于姓此所謂虜族也
與邗子之後不相蒙矣

建成欲誘秦府驍將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
德敬德不受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
知公不移唐人詩云身後堆金柱北斗今俗語
云黃金柱北斗蓋出於此

安金藏剖心以白皇嗣武后使醫納五臟以桑
白皮線縫之再傳之良藥經宿始甦桑白皮線
可縫腹皮

武三思使周利國殺五王於流所以袁恕已

服黃金逼服野葛汁數升而死按本草野葛類
鉤吻鉤吻類地黃

唐史劉闢之叛判官莆田林蘊諫其舉兵林姓
始見於史孫洸曰林姓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
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此其始也今閩中林
姓最多皆以爲王潮入閩所携中土氏族不知
唐時莆田已有林姓則不出於潮矣記之以備
考質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僧延素爲虜所得
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世孫也
武后時我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
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犬無由
自拔耳史傳敬業爲僧則逃入吐蕃者乃其後
也以此推之虜中有漢士人種族必多直世代
緜邈名字侏儻不可究詰耳

唐德宗怒陸贄曰獠奴我脫伊絳衫便與我

着又嘗喚伊作陸九

云

褚遂良諫武后

頭納笏武后在簾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贛吳
興人遂良杭州人皆呼之爲獠其義何居世
南昌滕王閣見於三王記敘巴州滕王亭子見
於杜工部詩唐初諸王出牧宮館之盛所至輒
爲名跡其豪侈可知滕王其甚者耳考史滕王
元嬰高祖之子驕奢縱逸畋游無節又嬰與蔣
王暉皆好聚斂高宗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
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絳府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慚

曲江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苑至唐開元
中大加甃鑿遂爲勝境其南爲芙蓉苑其西爲
杏園慈恩寺進士及第者於此遊宴今其地在
西安鞠爲茂草無復遺跡矣

蘇源明唐之文士也與李杜同時詩中有其往
返曾避地魯城僑居瑕丘後爲東平太守有

庭詩序文章爾雅見稱前哲及考之唐史稱其
爲國子司業稱病不仕祿山肅宗卽位擢爲侍
從此有唐一代光明俊偉人也小洞庭在蠶尾
山前乃今東平北境東阿諸山之陽所謂九女
泉者是其遺跡而無片石隻字可識舊遊山泉
之區鞠爲榛莽俯仰千載爲之一嘆

唐法有旬休者一月三旬過旬則休沐卽十日
一洗沐也

唐咸通五年彗星出長三尺司天奏以爲含譽
瑞星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含譽與彗星必甚相
似俟詳攷之

咸通中浙東寇亂有進士數人陷於賊中衣綠
及賊兵敗悉取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以
進士爲青蟲大奇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飭候謂之
排馬牒卽今之白牌也

排牙之名自唐節鎮有之謂牙
各執其
物以重於庭下俟節度使升堂以次參謁也

宋臣黃萬石諭其部將米立曰吾官銜一牙牌
書不盡蓋牙牌書銜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
帶否

宋人咏紅梅詩若使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
花看似言紅梅之開必在正月不知北方地寒
梅開甚遲往往與杏花同時恐直混作杏花不
必言似矣

安祿山朱全忠皆賜爵東平郡王劉豫僭位嘗
都東平府皆以其爲望郡也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
之境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露布之體蓋軍中奏請皆係機密文書不敢宣
洩至戰勝功成方備書捷狀建之漆竿昭著耳
目使所過皆知謂之露布自晉以來有之唐

諸鎮阻兵典章無考莊宗旣平幽燕乃命書
主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入奠之
而使劉仁恭父子荷枝其下此決獄之幡非是
露布矣

古者授印綬常佩之於身至去官則解其印綬
不爲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
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卧内別爲一
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牌入印入牌出卽
印乃始大耳

今日之制也秦漢以來官印甚小以綬繫之懸
於肘後若今御史出巡鐵印是矣其後更爲職
木華佐元大定天下功冠羣臣其孫安童年二
十餘爲世祖相安童孫拜住爲英宗相皆以忠
勤正大爲一代名臣東平其世封也拜住爲相
奉命立安童碑於范陽在今良鄉亦名大賈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

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韋籥張禁
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醬
盾氏洒屑濁氏胃脂其所貨至爲纖嗇往往鼎
食擊鐘蓋大都人衆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
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賣醬屠沽有千萬之貲
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

寒食日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琴操所紀
介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註云
狗子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今寒食
多上塚禁火之風邈不復聞矣

昔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爲社日春秋一
社皆戊日也